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5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伊川先生曰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莫
富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
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
中虛人頤頤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
名爲頤聖人設計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
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
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
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新安朱氏曰互體亦有取不得處如頤大過之類是也

東萊呂氏曰易傳曰无養則不能存息此一句最當看
凡人未嘗无良心良知也若能知所以養之則此理自
存至於生生不窮矣息生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於人皆以正則吉也天地造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橫渠先生曰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己之方

白雲郭氏曰陽之爲象上下二陽中含四陰虛中而實

下之養自養生養心養德養人其養雖不一然非如頤之虛中則口實自然而致養必有虛以容之斯足以受養矣故卦辭抵以觀頤口實爲言以明頤之道以虛中爲主故也況飲食之養朝夕有常不可廢者如此然後盡頤養之道所以必取飲食之象而頤非止於飲食而已也聖人立象以盡意故言簡而理明如此

新安朱氏曰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

上下一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也
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以養之
自來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東萊呂氏曰頤貞吉頤頤是正得正如堯舜禹湯文武
則吉如邪說養之則凶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
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也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

養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
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
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
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哉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
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
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載或云用武止云時以其大者也
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云時時爲大

藍田呂氏曰頤盡其所以養也上止下動外實內虛頤

之象莫非養也養正則吉所養自養官欲抱其邪正也觀天地養萬物則自養得其正觀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所養得其正也

龜山楊氏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口之

於飲食人所資以爲養也故曰養也夫難因觀其所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是也自水口實觀其自養也體有大小不以小害大自養之道也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參差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賢者不安其任而民不被其澤矣一人之身无尺寸之膚不養也落著其小體則飲食之人而人賤之矣故謂正則吉反是則凶之道也夫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而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順之時豈不大矣哉

說易

白雲郭氏曰人與萬物無不有所養然有養之以正養之非正者養之以正則所養養之非正則失所養是以養正則吉也欲觀天下之所養必觀口實自養之義則得順之道矣其非天下之所養也雖大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皆是也以其順之大者自求於口實順養之中皆得之矣則順之時非止飲食口體而已豈不大矣哉計言觀順象稱其大皆謂不可以飲食小者爲盡順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卽康成曰師者口車之名震動於下且止於上口車動而止曰輔嚼物以養人故曰頤此合震艮兩體而成頤也頤者養也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以不正則凶故曰頤貞吉此以初九之正言頤養之道也頤有臨九二之變一變明夷離爲目觀也自白觀外觀其人之所養也所養正則君子也所養不正則小人也觀其所養是非惡元所逃矣故曰觀頤此以臨二初變明在人者養之道宮正也四變頤自離變艮爲手求

也。自外觀內反觀己之自養以考正其不正也。口實者
頤中之物也。四爻皆陰陰爲虛虛則无物故自求口實
无物而求正與不正未定也。二四正三五上不正自養
者正歟君子之道也。雖有脰不去也。自養者不正歟小
人之道也。雖富貴不處也。故曰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此以上九及頤中四爻明在己者養之道當正也。觀
人之所養然後觀者之自養則所養正矣。養之道蓋大
天地之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亦不過震動民止
也。乾天地也。震來旁萬物發生天地之養萬物也。
上九尚賢在五位之上。坤衆爲民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也。天地之生其動以正。陽陰升萬物自遂其盛至於
盈乎天地之間各極其分而後止。天地不勞也。動以正
而已。養萬民者不勞。養賢者止上萬民自遂其生聖
人不勞也。止於養賢而已。故震動民止之象。自己之養
推之至於人之養自人之養推之至於天地聖人然養
之道不過乎此。頤之時豈不大乎。故曰天地養萬物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此以頤之成卦終言
頤之道也。易傳曰。成用成云。哉。哉云。時以其大者也。
萬物之生養以時爲大。故云。時以卦氣言之。十一月卦
故太玄準之以養或曰。初變明夷則有離明變成頤。非
離爲小過之飛鳥松之坎爲中孚之豚魚小過中孚豈
有離坎論其所生也。要卦之法一卦七變八卦爲六十
四四五六之變无復本體矣。而五行成數皆不以卦言
之。何哉。故曰察性知命原始見終。

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黃老申韓則爲非凡見

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皆是也○問伊川以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如何先生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以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程說是如何

東萊呂氏曰彖頤辭既言貞吉而孔子復彖之曰養正則吉疑若贅也殊不知聖人一字之間自有無窮之意學者若識則之一字庶乎知之矣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我之所以自養正與不正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人皆知萬物之自生自息而不知天地有以養之聖人德與天地合故養賢以及萬民然萬民之多安得人人而養之惟得其要會則所養甚約而所及甚博其要先在於養賢而已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芽發其萌芽為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止而震動上下下動頤頤之象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一陰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惟口取養於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也在身為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發出於身者皆用養於人者皆無失在身為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財皆用養於人者皆無失在身為推養身之道一有養德養天下莫不然而也

橫渠先生曰山下有雷雷震之象陽藍田呂氏曰山下有雷所震未遠則慎其所發陽氣未盈則節其所養龜山楊氏曰言語飲食皆取頤之象也由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亂之階也故書曰惟口出好興或可不慎乎飲食以養人務養其口悅而不知節則取敗之道也夫如是皆非頤正之義也

蘇山郭氏曰山以形雷以氣故言語主於氣飲食主於味方其知所養也則味生形而有餘不足隨之氣生精而善惡隨之此君子宜知慎也

白雲郭氏曰山附於地其養物以形也雷動於天其養物以氣也此天地政養萬物之道也在人之養亦元異此故天地以形氣而養物而人亦受養於形氣之間是以君子慎言語而節飲食也然頤以虛中為主雖以言語飲食為致養之道而為虛中之患者亦言語飲食也言語出於虛者也飲食入於虛者也出而為患於於是慎

之入而為患於是即之頤養之道斯為至矣蓋君子知言語飲食之不能元也使不為養之患若其慎慎而節之乎天下之虛其患皆如是所以去其患者亦莫不然也

漢上朱氏曰山下有雷以養萬物而動亦不可過也震為決躁長止之慎言語也噬嗑有飲食之象頤中非食物飲食也言語不慎則招禍飲食不節則生疾病非養之道易傳曰慎言語以養德節飲食以養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言語主於天下則命令政發出於身者皆慎之則元失在身為飲食新安朱氏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也○或曰語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飲食○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

東萊呂氏曰伊川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芽發其萌芽為養之象八人之言天地養萬物不過而露之澤而已此言雷者其義甚深故易傳有發動之意此意當自體會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伊川先生曰靈龜之初九象者也又乃三發榮而言頤之初九亦取外而言爾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朵頤我對爾而發初之所以朵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解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朵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已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朵頤為朵動其頤頤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為象○九動體柔陰謂其陰陰而志動既為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明者為其能立而不屈於欲此貴乎明者為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謂明之有為可恥也

橫渠先生曰體躁應上觀我而朵其頤求養而元恥者也龜山楊氏曰龜能前知靈於物者也咽息不食非志於養者也初自外來而為至於內震之體也四止於上而初動於下以應之朵頤之象也朵動其頤也一陽在下有剛明之才而求養於上則匪正矣舍靈龜之象也舍

靈龜而觀朵頤則人賤之矣故凶而不足貴也而對我之辭爾爾謂初四謂之也假之辭耳

蘇山郭氏曰初九龜之所養也而內以氣為主人之所養也外以食為主故食氣者養食味者天理固然也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然養氣有三下焉者強其氣而已若五苑舍之養身是也曰現不勝猶勝也舍豈能為必勝哉我能元懼而已矣中焉者保其氣如莊子所謂吹噓呼吸吐故納新彭祖壽考之所好也上焉者元其氣若孟子所謂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元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養正之大也孟子言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則朵頤口體之養又何足為貴乎初九頤之始末如所進

白雲郭氏曰頤之養者其善於龜之為物也蓋言語飲食以既以養養亦所以為頤之慮遠取諸物獨龜不以是而養頤頤之慮息矣不亦善乎初九在頤之初可求善道自養而舍之反觀朵頤之患是失其所守之貞者也頤之道貞則吉貞非貞則初九之山自取之也然初九與六四為應舍陽求陰舍善求不善是舍君子而為小人又何足貴乎頤之取龜亦猶是之取背也

漢上朱氏曰頤自明夷之離四變而成頤故頤初九有龜之象伏於坤土之下龍體時也龜所以靈者動則咽息不動无求於外故能神明而養君子在下自養以正靈龜之類也六四安位无下賤之意初不得求往之四成離離為目觀我也初震動體下頤而動口雖徒嚙志已先動是舍爾所以為靈龜者觀我而朵其頤也爾言初九我言六四舍爾觀我忌已從欲動而不正凶之道也夫貴乎陽者為其特立不屈於欲故能元祿而富亦爵而貴守道修己潛然无營今際矣以求元物自辱亦不足貴也○又曰王陽謂頤初九不能使物由己恭誤也夫使物由己養有命存焉初九在下未能養人而當自養以正故以朵頤戒之

新安朱氏曰靈龜不食之物象垂也朵頤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東萊呂氏曰初九觀我朵頤山六二頤拂經于丘剛征山六三拂頤貞山頤自初至三皆震龍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山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龜山楊氏曰初九觀我朵頤山六二頤拂經于丘剛征山六三拂頤貞山頤自初至三皆震龍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山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蘇山郭氏曰初九觀我朵頤山六二頤拂經于丘剛征山六三拂頤貞山頤自初至三皆震龍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山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橫渠先生曰初九觀我朵頤山六二頤拂經于丘剛征山六三拂頤貞山頤自初至三皆震龍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山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白雲郭氏曰初九觀我朵頤山六二頤拂經于丘剛征山六三拂頤貞山頤自初至三皆震龍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山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龜山楊氏曰初九觀我朵頤山六二頤拂經于丘剛征山六三拂頤貞山頤自初至三皆震龍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山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蘇山郭氏曰初九觀我朵頤山六二頤拂經于丘剛征山六三拂頤貞山頤自初至三皆震龍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山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橫渠先生曰初九觀我朵頤山六二頤拂經于丘剛征山六三拂頤貞山頤自初至三皆震龍也震動也頤養也動而求養故三爻皆山是知躁動以求富貴利祿无時而不凶也

六二類頤拂經于丘頤在山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伊川先生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初則為顛倒故云顛頤頤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上則往必有山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於初若求頤於上九往則有山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而求養於上往則得山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正在它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橫渠先生曰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也頤卦陰陽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初以陰養陽頤頤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類之當故以進則凶

廣平游氏曰聖人推言頤之為道以為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頤為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為顛頤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曰顛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邪蓋六二居中得正宜足以自守矣然在下體球遠而未有祿又動體也宜於處約未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養也則又將來其類以趨五五非其應又力不足以自養而何暇養人乎故二為行失類此以知其志之在物也○夫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頤之常理也今五於屈己以求諸人則失理之常矣此二之求於五五之資於上所以俱為拂經也

龜山楊氏曰以上養下相應以相養理之經也二以陰柔不能自養而卦惟二陽皆非其應而下求於初顛頤拂經也丘在外而高上九之象也上而求之則行失類矣故征凶

兼山郭氏曰雖卦曰頤養正也象曰養正則吉也而六二六四皆謂之顛頤何也王輔嗣曰養下曰顛或謂以下養上為顛頤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謂養下曰顛者非也孟子曰无君子其治野人无野人其

養君子謂以下養上為顛亦非也且頤之象下動而上止交相為養者也然則何以謂之顛乎王昭素曰以陰養陽謂之顛者不于言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蓋陰常

六三掃頤貞凶十年勿用元收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台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養君子謂以下養上為顛亦非也且頤之象下動而上止交相為養者也然則何以謂之顛乎王昭素曰以陰養陽謂之顛者不于言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蓋陰常

山楊氏曰頤正則吉六三頤不中正而居動之極拂頤之正也故十年勿用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夫何利之有

三

觀六四之自養則虎視眈眈其外逐欲著其內是也

名目至其變忠之迹言而不

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

不憂動說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

當天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

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

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蓋誠竭其力而不

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

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有福慶也

橫渠先生曰由頤自危然後乃吉者下與陰順從之慶

驗則有他焉此卦得養之正者利涉大川蓋養然後可

動耳

廣平游氏曰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頤之時

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无不與被

其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衆賢助之人至親見其功業

而深知其所存獨知其所爲任之必專小人莫得以間

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進雖厲而其理則吉此所以利

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以身殉國弘濟於艱難固大臣

之職也詎肯瞻危而顧其身哉惟欲華其後以冀成功

則亦審其時而已矣若成王未周公之時則不可涉

大川六五居是也若周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

而利矣上九是也說者謂以上養下爲顛頤是以顛爲

正矣故用伊川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二陽而上九居一卦之上衆陰由之

以養也履師傳之位任人君之責危疑所集也危者安

其位者也故厲乃吉厲者不安其位之謂也如是雖涉

難有慶矣

兼山郭氏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未之有也上九雖不居

有爲之地自下而升爲頤之主能養賢以及萬民之衆

也故能涉險濟難雖危而吉也故孔子曰頤之時大矣

哉

漢上朱氏曰一陽處上下有四陰六五體柔无應才不

足以養天下而天下由之以養者也故曰由頤然非養

道之正也權重位高衆惡之則必危人臣當此任可不

故畏而懷危懼乎故厲以剛居柔位屬也屬則不敢安

其任下從王事无成有終上下益受其福故大有慶

康成曰君以得人爲慶慶仲期曰陽得位故大有慶上

三成坎有震足衆利涉大川也上九位五以養道養

天下而得民利於涉難也衆不言者大有慶則涉難在

其中上九體頤以靜止爲善故三爻皆吉

新安朱氏曰六五頤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

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言陽剛在上故利涉大川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一 巴陵鍾謙鈞重刊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三十二

後學成德

伊川先生曰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

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

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誠木也澤者潤養於

木乃至誠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

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從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

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

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子

恭喪過平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

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

也惟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

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是行道也道無中无不常

以世人所不常爲一作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

而上下弱矣故爲棟撓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

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撓取其本末弱中

強而本末弱是以撓也一作撓取其本末弱中陰弱而陽強君子

成而小人棄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棟

白雲郭氏曰頤之虛中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過二

卦之象相終始也故頤以虛爲至而過以剛爲義過非

人之失也過於用剛也過於用剛所以爲大者也當

本末弱而棟撓之時非過於用剛不可也夫大復將顛

梁棟傾撓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

之世天下蕩蕩无紀綱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

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者大過棟撓之時利於聖賢

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止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可治

之世特盛弊之大者耳忠无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

之事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虞節先生曰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收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問也其位不勝德耶大哉位乎待才之用之定也

伊川先生曰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為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本末弱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為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剛過而中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起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業與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橫渠先生曰陽剛過實於中本末過弱於外故當過極相與也

蓋田呂氏曰大過非常情之所及也二剛居二體之中有二剛以輔之大者過也二柔居二體之中有二柔以輔之小者過也本末皆弱非大過不足以持之必大有為而後實故利有攸往乃亨剛過而不失其中可與權也巽而說行得道者多助也

漢上宋氏曰大過陽過陰大者過越也鄭康成曰陽又過也卦四陽二陰陽居用事之地故曰大過大者過也此以六爻言大過也巽為木為長上兌為巽之反長木反在上為棟巽風搖萬物者也而體弱陽為重四陽在中任重也長木在上而任重本末皆弱棟橈也天地之理剛柔不可以相无剛以柔為用柔以剛為體柔既不足剛亦无自而能體之棟也中雖剛強而端柔弱棟豈能勝其任哉故曰棟橈本末弱也此以巽兌而體言大過之時也大過自遜六二變剛過者九三九四中者九二九五與衰故弊補其偏而不起之處非剛過不可也中則无剛過之患剛過而中所謂時中也過非過於理也以過為中中猶之治疾疾勢沈痼必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治微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巽在內者巽乎內也兌在外者說乎外也內巽外說而志行抑剛之有餘以濟柔之不足則剛柔相往陰得位不窮大者不過乃亨乃者難離也君子強小人弱六二不往以濟之亦何由亨夫剛過而不反不肖之心應之未有不為君子害者也東漢之季清議太盛

君子小人至不相容大過已極而不知反是以不可故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乃亨此以卦變合二體而言濟大過之道也大過之時君子過越常分以濟窮能達乎時中矣又巽而說行以是而往利於有為達大功五大事非大過人者不能越此時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在卦氣為小雲故太玄準之以失劇得

龜山楊氏曰上下二陰本末弱也四陽聚於中大者過也剛過而聚於中剛過而中中巽而說行合二體言也所謂大過者立非常之事成命世之功是已禮器曰禮時為大變校葬變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者當其可之謂也苟當其可則雖變葬之禮過湯武之教伐是亦過而中者也故變典之書為過葬而作而名之曰典典言常道也竟難以天下與人而舜以匹夫受人之天下以人之常情言之可謂大過矣自聖人觀之亦曰常道而已也然而非巽而說行則不可往也故變葬禹三聖之相授而饒歌歌甘歸之禹湯武之用師則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管食室漿以迎王師故能成大功非巽而說行何以有此反是則子之通白公之爭耳何亨之有哉

蘇山郭氏曰大過一卦陳氏從延變王原叔從離變二者不同要之取剛過中則一也過以六二之上六五氏以離之巽過以上九之九二王氏以離之兌過各有理可以互推也初上二陰是以言棟橈本末弱也其事則大過之初過亦淺也故為藉用白茅上六過之辭過亦大也故為過涉滅頂凶要之大過大者之事小者之事之爭推其象辭斷可知矣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又曰堯舜之禪湯武之征伐皆由此道也又曰立天下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終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班固曰堯言大者過也蓋明大過之義非言小者之過也棟橈大過之時也大過之時外則棟橈故宜用剛內則剛過而中是以其剛可用所以成大過之象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說行者罔非有往以從已之欲也謂所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以是而有攸往寧无利乎平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

新安朱氏曰大者過也以卦體釋卦名義棟橈復以卦體釋卦辭未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利有攸往乃亨又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棟○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及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處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此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德地乎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擇校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桀紂紂且使其悔悟修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問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乃亨棟橈是不好了又却如何利有攸往先生曰看象辭可見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

東萊呂氏曰大過兌上巽下兌說也巽順也為非常大過人之事自常人論之必須剛毅勇力之人乃能辦此不知辦此事者却是巽順和悅元不須動聲色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間

伊川先生曰澤潤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無間也天下非之而不領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無間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一人字也

蓋田呂氏曰木資澤之潤以長茂澤水之滅至於滅木大過之象也君子達命之變得其所自信雖大過之世不與物推移故能以不懼无間處之

龜山楊氏曰澤雖滅木而木之植自若也君子體之故獨立不懼遯世無間

蘇山郭氏曰獨立不懼遯世無間此大者之過也今以一人舉之則喜一人非之則沮不能過者也昔者伯夷叔齊推位避國以歸文王及武王與師叩馬而諫其後卒不食周粟餓於首陽旁武王與師商之賢人有如微子之徒已歸周之賢臣有如太公召公之徒皆以為當伐而不疑四方諸侯會者蓋八百國是天下舉以為是也獨伯夷非之蓋推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不得不如是也非獨當世之是非又將窮天地萬物而不顧也由是言之獨立不懼遯世無間非伯夷之徒孰能為之此其所謂大過之時大者之過也

白雲郭氏曰澤上而木下滅木之象也滅木澤之過也

君子於大過之時有二道或進則大有為或退則窮處

而已進而大有為則反天下之衰弊獨立不懼可也退

而窮處則退世無可也焉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

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反魯

而刪詩書整周易作春秋顏子人不堪其憂而不敢

其舉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退世無悶者矣若按與荷篠

長沮桀溺皆失德之人非退世之士也退世無悶蓋於

潛龍之義二者蓋並賢出處之大政非止於行過恭喪

過哀用過儉而已

漢上朱氏曰澤養木者也過而滅其木大過也初六

以一柔巽於四剛之下而不變其為股立也巽見震伏

震為恐懼獨立而不懼也所謂以天下非之而不顧者

乎上六處一卦之外避也允為說元問也避世無悶所

謂避世不知而不悔者乎二者非大過人不能也王輔

嗣曰非凡所及也

新安朱氏曰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元問大過之

行也○小過是收斂入來底大過是放底如獨立不

懼避世元問是也○澤滅木大過澤在下而木在上今

澤水尚漲或至浸滅了木是為大過又下木雖為水浸

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避世元問蓋

東萊呂氏曰象君子以獨立不懼避世元問蓋大過

本於理不過然其事皆常人數百年所不曾見必大驚

駭一人以我為是非非有大力量何以當之若此聖不

明者見眾人紛紛安得不懼見理明者見理而不見人

何懼之有哉所行者左右前後縱橫顛倒無非此理又

何嘗獨立乎彼家人紛紛之論人數雖眾然其說皆無

根據乃獨立也至此則我反為眾眾反為獨矣

初六藉用白茅元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

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備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

元咎茅之為物雖薄而可用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

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堅辭云苟錯諸

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雖

而可用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元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

茅雖至薄之物然則之可甚重以之藉焉則為重慎之道

是則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為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

元過若能慎一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元所失矣○以陰

悔之象敬慎之道也

藍田呂氏解九二

龜山楊氏曰大過之時四陽聚於中无所待而足以有

為矣故曰錯諸地也可也而以柔濟之藉用白茅之象

也茅之為物所以供祭祀故至潔而其用重藉之用茅

慎之至也故元咎

兼山郭氏曰大人之過也過於厚小人之過也過於疏

藉用白茅厚之至也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初未可大有為而初六既柔將下

又不可以有為者故特可用於過厚而已此藉用白茅

之義也藉用白茅在初六則元咎二則失之不及矣上

六不如柔道之難濟是以也

漢上朱氏曰澤為白為茅交乎乾則白而剛白茅也

先需謂秋茅也以柔剛剛也柔大過又畫有足有腹有

可器之象坤為地置器者若措諸地可也而藉用潔白

之茅茅之為物薄而用重過慎也過慎者慎之至也大

過君子將有事焉以任至大之事過而元咎者其惟過

於慎乎過非正也初六執柔處下不犯乎剛於此而過

其誰咎之雖不當位元咎也故曰慎斯術也以往其元

所失矣

新安朱氏曰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

元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藉用白

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在小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元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

相與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

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

於二復無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

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為九三是也得中

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也者陽氣易感之物陽

過則枯矣枯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

過而與初老夫得其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

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無過極之失元

所不利也不在大過陽之居陰則善二與四也是二不言吉

方言元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瓛勸進表云生榮

華於枯莫謂枯根也即古易亦作莖字與稊同○老夫之

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

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

藍田呂氏曰初六以柔在下大過乎慎者也茅柔物藉

在下也大過之世老少不得當其耦陽過於陰則老陽

與少陰耦陽過於陰則老陰與少陽耦初六少陰女也

上六老陰老婦也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老

夫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女未

嫁者也六過剛過也柔過則不濟矣九二比於初六剛

過乎柔上六比於九五柔過乎剛過則為老故枯楊為

老夫老婦稊柔物也枯楊生稊再榮也華陽物也枯楊

生華再榮也九二剛過故得柔之功楊之再旁尚可久

也老夫女妻未失宜也上六過九五以少陽配之剛

不足以助之雖榮易落也老婦士夫難配非耦也

龜山楊氏曰陽陰木也感於陽而生也九二居陰而

乘柔枯楊之象二居大過之時陽雖大過而陰已感之

矣生稊之象也老夫猶枯楊也得女妻有生育之道焉

猶生稊也蓋與乾體一索而得女二居乾體老夫也

而下比於初得女妻之象也大者過而陰比之成生育

之功焉何不利之有

白雲郭氏曰澤潤養木者也木之枯者不可復生其澤

之潤養至於枯楊生稊生華則潤之大過可知故二五

取以為象然則聖賢當模範之世其用剛也必如澤之

潤養枯木使之生榮而後可豈不大哉且枯楊不可復

生猶老夫之不能復妻也今枯楊生稊有實之漸潤澤

之力也老夫女妻有子息之理過以相與之致也用剛

如是何所往而不利哉九二下比初六之柔故有女妻

之象蓋大過之得其道者稊之字書元見王輔嗣曰

稊者楊之秀也爾雅云木之華草謂之稊不榮而實謂

之秀如此則秀至草言且楊一木也既言其華又不得

無不榮而實之名也皮相曰稊稊也說文云稊初禾也

後世作稊稊皆同音如虞言則為稊可矣郭氏作莖陸

云謂山榆之實如此則爾雅所謂莖莖稊也並非矣

說文又有莖草即詩之柔莖亦元稊義獨伊川曰稊根

也稊字之釋經不可明如此以父義推之則老夫女妻

有實之象而老婦士夫徒華而不實也實則可久華不

可久也然則稊字之疑其來而矣

漢上朱氏曰元為澤澤為木澤木楊也兌正秋枯楊也

言陽已現也二變而與初二成艮艮木在下土根也枯

楊有根則其耦秀出稊也楊之秀也伏震之象故曰

初陰女妻也老夫得女妻過而相與猶足成生育之功元不利也蓋九二剛中用柔以濟之則元過極之失矣

新安朱氏曰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

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九三棟桷山象曰棟桷之山不可以有輔也
伊川先生曰夫居大過之時與大過之功五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當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也剛動則達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常大過之任乎故其勝其任如棟之桷傾敗其宜是以山也取棟爲象者以其元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異體而應於上豈元用柔之家子曰言易者貴乎識時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與既終而變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尚能保其志乎○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一觀輔之如棟桷折不可失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藍田呂氏解見九四

龜山楊氏曰棟謂之極極中也居中而衆材輔之也九三以剛居陽剛過而不中則剛過而不中則不可以有輔矣棟之所以桷也夫大舜有大焉以其善與人同也剛過而不中獨立而元輔不足以有其大矣居大過之時由是而能勝其任者未之有也其桷而山不亦宜乎

燕山郭氏曰九三應乎上六故曰棟桷初六應乎九四故曰棟桷九子曰不可以有輔者應上六也

應于四也棟在上者也

白雲郭氏曰木之所以能任重者剛之材也君子之所以任重者剛之德也欲剛必以柔守之以能成其材與德也九二之生得得其女妻有柔以輔之也九三之棟桷元柔以輔之也上應上六而元柔以輔之者蓋早不能得尊以爲輔故也且任重雖在我而輔我之任者在人是以猶一棟之強不能獨任室屋之用必資衆材之輔焉元以輔之則棟桷矣元山乎柔曰剛過而中翼而說行是爲柔輔剛之義也

漢上朱氏曰九三翼爲長木居中任重棟也大過陽過

陰弱父以陽濟陰爲濟過之道九三有上六正應當相濟六濟九則陽不過陰不窮矣則上六者九三之輔助也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中過乎剛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又不正不正則上六不應人所不與安能當大過之任知是有摧折敗壞而已山之道也所以致山者以不可以有其輔也易傳曰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變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乃過剛上能保其志乎

新安朱氏曰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棟而占山

九四棟桷吉有它吝象曰棟桷之吉不撓乎下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桷起是以吉也剛起一撓取不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起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剛雖未至於大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爲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元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係者也九既居四則柔得宜矣復牽係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棟桷起則吉不撓曲以就下也謂不係於初也

橫渠先生曰志在拯弱則棟桷而吉若私應爲心則撓乎下者也

藍田呂氏曰九三應上六而上六剛下棟桷者也九四應初剛而上六柔下棟桷者也棟在上之物也大過至於剛過柔在上則不足以輔之故棟而山剛在上則雖不撓乎下然係應在初其志不弘猶有它吝

龜山楊氏曰以剛居柔剛過而中履近尊之位任大過之責者剛而中可以輔矣不撓乎下能成大過之功也故棟桷吉然剛過而中足以自立不可有它也下比於初則柔過矣故有它吝

白雲郭氏曰九三之應上六卑不能有算是以元輔初六之應九四得居下輔上之義是以九四之棟桷而不撓乎下也在大過之時九四非大有爲之才僅足小用任重不撓其剛而已它用之則吝矣故九四之不能有用雖愈於三之不能有輔其於大過之道亦未優也

漢上朱氏曰九四反巽在上巽爲長木棟之象陽處陰而不過能用柔以相濟者也動而正正則不撓乎在下

之柔故曰棟桷之吉不撓乎下也易傳曰隆謂不係於初不由以從下也大過之時以剛濟柔爲得宜剛柔得宜而志復應初有它也六二九四非正應故以初六爲它九四近君當大過之任不能絕去偏係不足以任九五之重者道也曰二比初則元不利四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以柔相濟之義也四與初志相係者也剛柔得宜而係於陰則剛柔失故可吝也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占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元咎元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觀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元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與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元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壯老婦則爲壯矣一得壯夫於五所賴也故反稱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爲元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元咎咎殊非美也故云元咎元譽復言其可觀也○枯楊不生根而生華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觀也

橫渠先生曰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望其末耳元極物之心所施者缺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元譽未至長亂故元咎

龜山楊氏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楊易生之物也陽過而枯矣陽雖過而生理存焉下應九二之陽元陰不成也故生華而上六陰極矣老婦之象也而五比之老婦得士夫之象也五雖重剛而下元應故謂之士夫士夫未有婦之稱也居大過之終陰陽皆過以老婦而得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則失大過之義矣雖元咎元譽是亦可觀也

燕山郭氏曰九二乘初故云老夫女妻九五承上故云老婦士夫原叔謂坎離之過理或然矣

白雲郭氏曰三四之應同故皆曰棟而其應有隆撓之異二五之道同故皆言枯楊然五之承上二之乘初尊卑上下之位不同而老少夫婦之情自異也三下體也是以不能有輔五尊位也故得夫婦之道焉然止承於陰不如下比之順也上六之過不如初六之慎也故二五之辭二爲優矣華見於外歎榮而已不若穉之

故二五之辭二爲優矣華見於外歎榮而已不若穉之

可久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為可醜也觀象之辭蓋言不若初二之相與也元咎元寒者僅得元咎幸矣何舉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為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元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為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元寒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也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為多故象言獨立不懼避世无悶而九五亦不以君道責之亦猶君道之无明夷也曰人君亦有大過如此者其義何如曰人君大過如此則九五休否之君也

漢上朱氏曰兌為澤巽為木澤木楊也五兌變而與上兌成震兌說也震為動巽為善其善言可致生華也巽為長而伏何可久也巽為婦上六陰已窮老婦也震為長男得士夫也九變六陰居陽宜有咎以陽濟陰故元咎兌為口震成兌故元咎離曰元咎元譽然以陽而配窮陰又不能濟得元醜平蓋上六過極之陰雖五當位剛中濟之以柔不能成功也以陽濟陰其在於未極之時乎

新安朱氏曰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上六過涉滅頂凶元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為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義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元咎言自為之元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過涉至溺乃自為之不可以有咎也言元所怨咎

橫渠先生曰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過之極故滅頂而元咎也

藍田呂氏曰上六深則厲淺則揭涉而至於滅頂過涉者也以柔居大過之末過涉而下濟者也涉難不濟義不得已滅頂取凶命不可逃義命令一非其咎也

龜山楊氏曰居大過之終則過極矣故有過涉滅頂之象焉若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在此干之身則凶矣於義則不可咎也

兼山郭氏曰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如之何過涉滅頂也曰大過之時則然也方大過之時本末衰弱在上者不可以有輔在下者過弱而不可以為恃非得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五

不懼避世元問上六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和靖尹氏曰過涉滅頂凶小人之過至滅頂可謂極矣其凶可知元咎者元可咎於人也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居過之極不知以濟剛為已任而欲自同剛德以有為是以有過涉滅頂之象焉其凶自為之不可咎於人也易之元咎多有其義異者象言不可咎又誰咎之類是也伊川曰以言元所怨咎象固象以明之矣先儒以上六為龍逢比干之事亦以凶而元咎為義然龍逢比干剛德之賢非陰柔自任之人其道殊不相類故伊川獨以上六為小人履險自禍之事不然則龍逢比干豈不量力度德之人也哉

漢上朱氏曰乾為首上六在首之上頂也上六本避之六二自二進而上行涉四爻至上成兌兌澤滅沒其頂涉難之過也九二九四剛陽過越以濟難乃克有濟上六柔而處大過之極不量其力至於滅頂終上六正也志在拯溺不可咎也過涉之凶所謂以貞勝也象有言不可咎者義不可咎也有言又誰咎者自取禍也

新安朱氏曰與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元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或問大過卦先生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元

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元咎外九二雖元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它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父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元咎元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元咎則其事雖凶而義則元咎也

○問大過揲揲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先生曰是如九三又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強輔它不得九四揲揲只是陰便不撓乎下過涉滅頂凶不可咎也恐是它做得是了不可以咎它不似伊川說易中元咎有兩義如不當之嗟元咎王輔嗣云是他自做得又將誰咎出門同人元咎又是他做得好了人咎他不得所以亦云又誰咎也此處恐不然○大過過涉滅頂凶元咎象曰不可咎也某嘗謂東漢諸人不量淺深至於殺身三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三坎上

伊川先生曰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

陷也理無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坎大過也習謂

重習也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

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元據

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為陷陰

居陽中則為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

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為陰

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一作也卦之所

言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而生之最先者也故為

水陷水之體也暢○開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

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

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橫渠先生曰習坎重襲之義八純卦唯此加習者餘皆一

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之而其險乃著者也○色以離

見聲以震聞震以其知味以坎達○坎離者天地之中二

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

而交性也非此二物則元陽易○一陷溺而不得出為

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漢上朱氏曰坎生於坤本平地也故潤下離生於乾本

平天也故炎上

新安朱氏曰朱氏問習坎程傳云一始於中習生之最

先者故為水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

曰始於中其義未詳先生曰氣自下而上為是程說別

是一義各有所本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離

東萊呂氏曰坎陷也陽居陰中則為陷離麗也陰居陽

中則為麗是知小人猶可以依附君子君子於小人

衆中決無容身之地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伊川先生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維心亨維其心誠一

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

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善尚謂有功也不

行則常在險中矣

橫渠先生曰人欲得正己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

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蓋情思慮慮以

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

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博學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
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以應物也
白雲郭氏曰易中諸卦於卦上无加字者獨此習坎
孔氏正義云以坎為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叔先生引
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脫卦名一坎字而易中卦名之
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重離卦不曰重離
異其重言卦者皆非孔子承辭也孔氏既未明徐氏尤
失之或者云本无習字錄坎卦六畫浸滅正知習字故
得焉者誤以浸滅之卦畫為習字又於其上添畫一卦
是坎字之上十二畫矣然雖以習字浸滅觀之僅有六
畫之象如此則其誤在錄古既出之後而義象皆已先
言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思慮終不
能得不可更附會穿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并承皆只
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亨有剛中之
德者未有不有濟難也故行有尚如頤大過噬嗑中孚
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
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於
坎故坎獨稱習其義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
深辨也
新安朱氏曰習重習也坎陷險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
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
心亨之象是以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東萊呂氏曰或問易傳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惟
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
之不可亨也竊謂易傳句向字字當作實事看此心苟
誠則赴湯蹈火无有難辭一不誠焉則出言吐氣亦不
成倫理如李廣之射入石唐之番人能水行三里不
噎又如心風人力倍常時與被火之人竄身於煙火之
中而能保全者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未知是否乞賜詳
詳答曰是其誠一之所致也此語有病
眾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
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
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康成先生曰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
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
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
者矣伊尹行軍至居重之地借使遊放若其名豈曰不
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明君成終始之大忠者
乎吁若委寄於區區三年之間其心胡若何則天下之事

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伊川先生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
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
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
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
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為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
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為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
不通乎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以
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
險中矣一作坎以能行為功○高不可外者天之險也山川
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
故設為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川險之
時其用甚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
夫卑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芘所以杜絕險
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
橫渠先生曰可蓋則非謂重險也中柔則心元常何能平
也內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尚也○坎維心亨故行有
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復疑滯人在前惟知有
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逆所以心通也
藍田呂氏曰習坎更試乎至難也八卦乾健坤順震動
艮止離明坎險巽入兌說惟險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
於坎也獨以習坎為名更試重險乃君子所有事也流
水之為物雖行險不礙其必下也君子之為德雖行險
不失其必信也剛陷二陰之間而皆得中心亨者也剛
中而習險往必有功也險非吉德而王公法天地以設
險其取於險也大矣
龜山楊氏曰北方寒極而陰凝一陽動乎中故凝釋而
為水水者一之所生也一之所起也一而未形其為物
不藏矣故有孚心亨陽在內也誠乎於中險不能陷故
亨夫險非可止之地止於險則終於陷而巳故行有尚
往乃有功也水流而不盈陽微未出中也萬折必東行
險而不失其信險之陷陽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施
而可然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則險亦有時而平
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也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繫
辭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斯之謂歟設險之義伊川
論之詳矣
兼山郭氏曰二五剛中故為有孚維心亨有過物者必
濟故行有尚天險不止於法度之威地險不止於高城

深池在大王公所設之如何爾

白雲郭氏曰家言重陰正釋習坎二字則習之爲重明矣先儒謂便習非也水流而不盈者坎之險無窮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之德有孚也夫以一陽而揅於二陰非乎也然終不能陷者則中則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乎而心乎矣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故孔子亦謂張也欲爲得剛剛中之德用以行何往而非功其本則自於有孚心乎之微推而及之天下也君子正心誠意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以此故中庸之學不離乎一性之內其失則爲昏慢陷阱而君子每慎其獨者所以守剛中之德爲心乎之道也天非險也而不可升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並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洫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坎元時險有時故曰險之時用

漢上朱氏曰坎一陽二陰在地爲水之流動陽也其靜陰也流動乎陰中者陽陷乎陰也陷爲險難八卦皆一字重坎加冒然後盡險之象故曰習坎此以兩坎言坎也坎自臨變初九之五坎爲水九二兌澤決而坎流而不出乎中不盈也凡水之流有物阻之然後復流而就不下則不盈不盈者中也初之五復爲坎行險也行險而不出乎中五必應二不失其信也水必就下流濕萬折而必東有諸已之謂乎必曰習坎者惟習坎乃見其然君子動而不過臨難而不苟似之故辭曰有孚象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此以卦變言坎之德也心中者也二五也事者自初之五陽得位而事水之流行雖處至險無所不通者乎也乃以剛中而不變也君子之在險亦然身雖蹈難其心則亨亦以剛中也初之五者往也剛得中而亨者往有功也坎之道有尚乎此君子潛雖出險亦宜離乎剛中動故曰維心亨乃以剛中則金石可貫水火可蹈天地可動故曰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此以卦變明險之道也險者坎之用也能用乎險則無忌乎險矣天地之大不可以去險況王公乎坎在上天險也天之所以險者震足止於下不可升也坎在下地險也地之所以險者艮爲山坎爲川半山爲丘陵也坤在上國也五乾爲王三爲三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公四爲諸侯坤國而坎據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設險不唯城郭溝洫兵甲之利網結法度人所不能喻者皆是所以法天地也故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推明二五反覆以盡習坎之義也難生者險之時也用之以道濟天下之難者險之用也不知其時不得其用行之不以中反陷乎險中小則三身大則三國故夫子數曰險之時用大矣哉在卦氣爲大雪故太玄準之以勸

新安朱氏曰重陰釋卦名義不失其信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有功也往有功者以剛在中心乎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時用大矣哉極言之而贊其大也○水流不盈幾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東萊呂氏曰常人言險必以爲凶德坎所謂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用乃如此蓋易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若惡險而棄之是廢一物廢一物不足爲易

象曰水流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伊川先生曰坎爲水流仍流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流之象也水自消涸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消習而不驟其常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之德行不常則偶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消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間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嘗盡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消習

藍田呂氏曰水之走下繼至而不絕有習險之義焉德行教事非習不成也

龜山楊氏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至相仍而不絕故積習而爲重險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常德行之象焉爲利而進不吝晝夜有習教事之象焉故君子以之

兼山郭氏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言坎之常也行有尚往有功言坎之用也故象曰水流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易以坎爲水水靜則明燭照眉平準而大匠可以取法及其過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非方升順風不能以濟也是以聖人制爲刑法以治其小陳其甲兵以防其大有康陸之險以象天有封疆之固以象地亦戒孟春道人以木鐸徧于路又曰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無非教也故常德行以立事也習教事以制變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七十二職

而禽滅盡尤用此道也經曰地中有水師成諸坎也白雲郭氏曰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故言洊至洊至則其來不已險陷亦不已是爲習坎之義也君子法之以常德行習教事曰習坎不已之義也常德行所以行險而不失其信習教事所以設險而固其國達次頤沛必於是斯爲常矣國家開闢及是時明其政刑斯爲習矣常德行故能有孚維心乎習教事故能行有尚而往有功二者其可一日廢乎亦猶君子自強不息以法教之健者也

漢上朱氏曰習坎者水也水大衆言坎者水流之坎言也水流行不止至於坎矣復至於坎其行將至有常言之象常德行習教事非一日之積如水洊至也二五正中德也震爲行坤順也爲民教順民者也常德行可以涉險習教事可以夷險

新安朱氏曰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義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于坎窞道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一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惟益陷於深險言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山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

橫渠先生曰比二无出險之志故云入于坎窞也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失道也居重險之時承剛而在下失道而不足以出險則益陷於險矣故入于坎窞凶

窞坎中之陷處也

白雲郭氏曰習坎重險也初六以陰柔之才居重險之下陷於坎險而不能出者也不能出者无剛中之德而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若從便習之義則初六不爲坎窞之凶矣

漢上朱氏曰初六本臨之六五自外入於初應兩坎習重也故曰習坎窞坎底也道由正而行也君子處險當以正道乃可出險初六不正不能出險反入于重坎之底失道而凶也此何異學淵者不知與沒俱出而溺死乎

新安朱氏曰初本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於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

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未出中者方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橫渠先生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二陰陰求必見從故求則小得然二居險中而未出也○龜山楊氏曰二陰在外有險也一陽間乎二陰之間未能出中也雖有剛明之才未出中則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求小得而已夫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也

白雲郭氏曰以一陽捨於二陰之中不能無難也故曰坎有險然剛而得中有心亨之道故可以求小得而不至於喪其貞心也一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求小得以其未出中也求得之際道之所以失也以九二剛中尚且小得而已況无剛中之德者乎是以君子戒慎恐懼乎不睹不聞之際誠非用心之過也聖人所謂求小得不過知明哲保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也○漢上朱氏曰二剛中而陷於二陰上有坎險居坎而又

有險者動而有求五必應之五艮爲手求之象陰爲小故小有得然未出乎險中其剛綏足以自濟易傳曰君子處難而能自保者惟剛中而已○新安朱氏曰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切也○伊川先生曰六三在坎陷之時以陰柔而居不正其處不善退避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於險之中上則寬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

如此惟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無半不可用也故戒勿用○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於險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與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橫渠先生曰目前之入險退來枕險入窞與初六同○藍田呂氏曰六三陰且枕安於所未安也○龜山楊氏曰來則乘剛之則涉險故來之俱坎也險且枕居險而止故入于坎窞入于坎窞則終於陷而已矣故不可用○

自雲郭氏曰三居重險之中當上下之際進則遇險退亦險也又履非其位所處亦險矣既无濟險之道終陷于坎窞而已宜其勿用也又安有行有尚往有功之義哉是知其終无功也來之猶來往也進退之象坎之下卦言險之道上卦言用險之道枕言處險之上也○

漢上朱氏曰六三柔而不中履非其位不審處險者也往之於上則坎險之極五有艮木支倚而欲之險且枕也陸希聲曰枕開礙險害之貌來而處三則在上坎之底入于坎窞也來坎也往亦坎也終无濟險之功故終勿用三下之終也○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閒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者未安之意○問六三來之坎坎先生曰經文中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前來亦上往亦枕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伊川先生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爲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開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

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難以實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自字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與以況君心所明與詩云天之顯民如蠆毛○

亦開通之謂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不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難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沮厚明辨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得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

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耆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之力執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執與周昌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實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安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謂明也故左師獨能固其所謂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說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善者心之所謂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象只舉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二剛實之至剛柔相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象曰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二用言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咎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也欲開明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亡人皆華以嫡庶之分失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宜知不若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四夫有天下皆蒙侯之力故留侯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蒙侯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獨龍請見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橫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陰陽之際近而相得遠而後離離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退之漸故无咎○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爲臣必忠○

若險臣也則爲臣之義以敬恪恭爲主樽酒簋二以儉爲禮也告君之賢者也至欲无文不致飾也務盡敬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多儀尚文之時故用告納約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是而已牖所以通內外開其明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子則以文武之事告之好貨色則以公劉太王之告事之好勇猶恐王

之不好也蓋道開其途而拒絕之則齊王進善之心熾矣故孟子啓其蔽開其明使通內外齊王其有見矣此自牖之義歟如此則知所以事君矣○龜山楊氏曰醴酒之設玄酒之尚貴其誠之者也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膳時有險易也是以至薄之禮虛中

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實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安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謂明也故左師獨能固其所謂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說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善者心之所謂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象只舉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二剛實之至剛柔相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象曰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二用言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咎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也欲開明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亡人皆華以嫡庶之分失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宜知不若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四夫有天下皆蒙侯之力故留侯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蒙侯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獨龍請見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橫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陰陽之際近而相得遠而後離離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退之漸故无咎○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爲臣必忠○若險臣也則爲臣之義以敬恪恭爲主樽酒簋二以儉爲禮也告君之賢者也至欲无文不致飾也務盡敬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多儀尚文之時故用告納約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是而已牖所以通內外開其明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子則以文武之事告之好貨色則以公劉太王之告事之好勇猶恐王

之不好也蓋道開其途而拒絕之則齊王進善之心熾矣故孟子啓其蔽開其明使通內外齊王其有見矣此自牖之義歟如此則知所以事君矣○龜山楊氏曰醴酒之設玄酒之尚貴其誠之者也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膳時有險易也是以至薄之禮虛中

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實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安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謂明也故左師獨能固其所謂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說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善者心之所謂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象只舉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二剛實之至剛柔相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象曰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二用言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咎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也欲開明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亡人皆華以嫡庶之分失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宜知不若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四夫有天下皆蒙侯之力故留侯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蒙侯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獨龍請見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橫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陰陽之際近而相得遠而後離離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退之漸故无咎○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爲臣必忠○若險臣也則爲臣之義以敬恪恭爲主樽酒簋二以儉爲禮也告君之賢者也至欲无文不致飾也務盡敬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多儀尚文之時故用告納約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是而已牖所以通內外開其明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子則以文武之事告之好貨色則以公劉太王之告事之好勇猶恐王

之不好也蓋道開其途而拒絕之則齊王進善之心熾矣故孟子啓其蔽開其明使通內外齊王其有見矣此自牖之義歟如此則知所以事君矣○龜山楊氏曰醴酒之設玄酒之尚貴其誠之者也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膳時有險易也是以至薄之禮虛中

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實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安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謂明也故左師獨能固其所謂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說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善者心之所謂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象只舉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二剛實之至剛柔相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象曰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二用言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咎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也欲開明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亡人皆華以嫡庶之分失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宜知不若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四夫有天下皆蒙侯之力故留侯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蒙侯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獨龍請見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橫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陰陽之際近而相得遠而後離離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退之漸故无咎○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爲臣必忠○若險臣也則爲臣之義以敬恪恭爲主樽酒簋二以儉爲禮也告君之賢者也至欲无文不致飾也務盡敬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多儀尚文之時故用告納約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是而已牖所以通內外開其明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子則以文武之事告之好貨色則以公劉太王之告事之好勇猶恐王

之不好也蓋道開其途而拒絕之則齊王進善之心熾矣故孟子啓其蔽開其明使通內外齊王其有見矣此自牖之義歟如此則知所以事君矣○龜山楊氏曰醴酒之設玄酒之尚貴其誠之者也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膳時有險易也是以至薄之禮虛中

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實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安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謂明也故左師獨能固其所謂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說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善者心之所謂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象只舉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二剛實之至剛柔相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象曰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二用言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咎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也欲開明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亡人皆華以嫡庶之分失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宜知不若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四夫有天下皆蒙侯之力故留侯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蒙侯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左師獨龍請見云遂以長安君爲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橫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陰陽之際近而相得遠而後離離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退之漸故无咎○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爲臣必忠○若險臣也則爲臣之義以敬恪恭爲主樽酒簋二以儉爲禮也告君之賢者也至欲无文不致飾也務盡敬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多儀尚文之時故用告納約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是而已牖所以通內外開其明也齊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子則以文武之事告之好貨色則以公劉太王之告事之好勇猶恐王

之器可以自幽以達明坎之時為然四五近比而相親非正也自儲之象也說者謂龍居居間以發其明然卦无是象也

白雲郭氏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信所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蓋可見矣且一樽之酒貳宜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虛中盡誠以通交際之道君子不以微薄為失禮亦由自儲納約其情已至不必時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也坎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為比當剛柔交際之地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澗路泥泚之毛燕繫帶陳之菜餚皆備釜之器澗行泚之水可為於鬼神可為於人者无已焉交際之道以誠為至故也春秋之時齊侯衛侯皆命于蒲蓋申約言而退終二公之世未嘗以征伐相加雖二君未賢於當時之君胥命未為得禮亦猶自儲納約之事而聖人有取焉傳亦言其近古近正者蓋其信為有餘也孔子不以人廢言況履歷長風之世有約言近古之事乎是亦不得中行而與狂狷之義也由是觀之則樽酒簋食足以盡交際之道者至於習坎有孚而

已

已

漢上朱氏曰四自初至五有震坎艮坤坎震酒也艮鼻震足坤腹樽之形皆有鼻腹足而樽異者有酒也有樽酒象而蓋象亦具焉蓋貳也貳則之也樽酒而蓋副之燕饗之禮君臣上下剛柔相際之時也三四坤為土為腹土器有腹也缶榘素之物質之象坤為閨戶坎為穴其戶傍通日月之光臨也明之象約者交相信四五相易而後四應初五應二納約也約誠固結之象六四柔而正九五剛而正四五无應四非五其之比五非四亦其之承上下協力可以濟險故四當剛柔相際也用質以交於上因五之所明以納其誠信則言辭易入險難易濟終无咎也四五相易宜有咎而易則言辭易入險難易濟終无咎也四五相易宜有咎而古能諒其君者未有因其所明者也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易行古人有行之者左師解龍之於趙張子房之於漢是也非惟告其君如此教人亦然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新安朱氏曰晁氏云先儒謂樽酒簋食為一句成用為一句今從之蓋之也周禮大祭三貳第子職左執豆右執飯七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宜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儀以誠心進結自附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象顯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難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晁氏曰一本无貳字今從之○易雖看不得道理難辨其中或有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食今人硬說作二蓋其實无二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習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則貳之貳此不是其穿鑿有古本若其強為一說无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陸氏釋文本象无貳字今從之○納約自儲雖有明之之意然非路之正○開六四蓋謂樽酒簋食為用句為句乃古注及程氏說晁氏以道本樽酒簋食為用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先生曰既曰樽酒簋食又曰用亦不成文理貳蓋之也六四近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儀以誠心進結自附之象又問剛柔非所由之正乃空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邪先生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察不自勝者終无咎者始雖不善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樽酒簋食一句自是釋文如此○不由戶而自牖以見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

也

也

九五坎不盈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伊川先生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祇宜音抵低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祇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敢取天下之險者皆此意也

得无咎○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然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雖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為未大不稱其位也傳曰橫渠先生曰險難垂出而下比於四不能勉其成功光大其志故聖人惜之曰祇既平无咎而已矣不能往有功也

也

也

龜山楊氏曰剛得中而履尊位宜可以濟天下之險矣然以一陽在重險之中則剛雖中而未大也故坎不盈祇既平而已盈則出險矣然既平則有出險之漸故无咎

白雲郭氏曰水之來終不可盈而不失其平者水之常也守其常而不變固可以无咎矣然九五以剛中之才

而居君位當法天地設險以守其國蓋思有濟險之道以二陰見捨无應以助之僅能守常而已非大人之事也故象曰中未大也與屯象小貞之義相類○漢上朱氏曰九五本臨初九往之五坎中而不盈雖不盈也有出險之理然九五下比六四所係者狹四五相易中存而大毀是水不盈坎適至於平而止也出險之道在剛中正剛正則大中而未大幾可以出險故聖人惜之曰祇既平无咎而已祇適足之辭橫渠曰不能勉其功光大其志此所以為可惜也

也

也

新安朱氏曰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中未大者中未大者未大也○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自不能盈盈曰不盈盈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不盈是不盈是未大也○九五坎不盈既平无咎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則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於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如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

東萊呂氏曰坎水火以常論之水屬陰火屬陽至以爻論之天一在水中有陽故坎卦上下二陰中央一陽故水屬陽也夫水之流行必先盈滿而後流出若測而盈則能出測之類是也坎之未至於盈非坎深之故但水未能盈滿耳九五君位也如德未至於堯舜必求至於堯舜是坎而止於盈也若五一爻特患未至於盈耳此君子所以釋之曰中未大也

也

也

上六係用徽纆繫于叢棘三歲不得出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為喻如係縛之以微纆囚于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於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山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罪也陷於獄至於三歲久之極也它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

也

也

橫渠先生曰上六過中進險而失道者也不附比陽中於迷復之凶故為所係也陰柔不能附比於陰險險之極乘剛宜其為所拘繫也

猶之係微繆而真義絲也無出險之才而真義絲可謂失道矣其凶三歲不亦宜乎三歲者終凶之辭也

兼山郭氏曰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畜晝夜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水無分於東西然而萬折必東者以其信也水由地中故乎四海注焉不滿泄之不竭大通不加窮居不損猶之人也遺佚而不怨既窮而不憫者由心亨也經曰異乎水而水贏其瓶凶以動出為功也故曰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也九五祗既平中未大也皆未能終坎之功至於上六專取用險之極非聖人之所尚三歲不得免而元恥由上失其道也

白雲郭氏曰坎之爻以近中為得初與四是也初居重險之下失道而凶獨四能行其志是以得納約自牖之道其過中而失之者三與上也三處險而不能有功上用險之過亦已失矣蓋刑法坎險之象而非用坎之道故用微繆義絲為坎之道者上六之過也雖使三歲之久亦將不得其情能元凶乎是上失其道而終凶也其道如何有孚維心亨是也是行之斯有功矣古之聖人任德不任刑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六之失其在茲乎

漢上朱氏曰上動成巽巽為繩坤坎為黑變巽微繆也巽木交坎為殺棘上六系無出險之才處險極之時守正可也不當動而動則愈陷矣譬如有人陷於狴犴之中坐而省過雖上罪也不過三歲得出矣妄動求出則果手掛微繆投足蹈叢棘陷之愈深雖三歲豈得出哉係之實之不得出也然險極必平巽木數三乾為成凶三歲也初六可動而不能上六不可動而妄動皆失道也

也○又曰易傳謂十為數極又十年不克征為終不可行而坎之上六三歲為終不得出若以始終言之上六終也若以三歲言之三非極數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本○問上六微繆二字文云三股曰微而股曰繆皆索名是否曰據釋文如此

東萊呂氏曰上六此一爻否極必泰也極必通坎極必出險理之自然也然而若知否極而泰不知致泰之道則不能去否也極則通不能為致通之理則不能去屯上居坎之極必能出險然以陰柔之質居之則不知所出險故三歲之久至於凶也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梓言卷第三十三

巴陵鍾謙鈞重刊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梓言卷第三十四

後學 成德

伊川先生曰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

東萊呂氏曰序卦必有其義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

離利貞畜牛吉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受在人則為人所附之理所由之道所至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畜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牛為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牛謂養其順德也

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橫渠先生曰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

白雲郭氏曰坎為險為水離為明為火險與明足以見坎離之情水與火不足以盡坎離之象而論坎者必先水言離者復先明何哉蓋坎險難明而水易見由水以知險由明以知坎斯得坎之義矣離明易見不必因火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之道無所不附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之道無所不附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

必利貞而後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之道無所不附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之道無所不附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

力足與有守復有貞固之象是以吉也離之與坤道雖不同而性略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從離之牝牛自柔而從馬乾象也故坤之黃裳元吉見於六五牛坤象也故離之黃離元吉見於六二君臣之辭觀二五之象斯得之矣

漢上朱氏曰離畜牛牛離中之陰即坤之陰也坎為馬脊坎中之陽即乾之陽也

新安朱氏曰離離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正者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平而畜牝牛則吉也

○離便是麗附者之意易中多說離也也有兼說明也也有單說明也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著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當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這箇字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離又喚做治○離字不合單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梓言卷第三十四

後學 成德

伊川先生曰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為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為明義離為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為日亦以虛明之象

東萊呂氏曰序卦必有其義故受之以離蓋言人居坎陷之地欲出其險必有所附麗乃可

離利貞畜牛吉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受在人則為人所附之理所由之道所至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畜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牛為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牛謂養其順德也

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橫渠先生曰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

白雲郭氏曰坎為險為水離為明為火險與明足以見坎離之情水與火不足以盡坎離之象而論坎者必先水言離者復先明何哉蓋坎險難明而水易見由水以知險由明以知坎斯得坎之義矣離明易見不必因火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道柔中柔中之道無所不附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

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各有所麗焉故合則蹕蹕則散方其合也氣聚而成形於有方其離也氣散而神合於无

必麗乎中正則重明而麗乎正化成天下也必矣故辭曰亨彖曰柔麗乎中正故亨此以二五言離柔之所麗

方來不得言繼明四方也在書有之堯曰放勳舜曰
重華不害其爲重明也惟文王武王宣重光與麗不害